



〔美〕杰姬·柯林斯著
吴力励译

摇滚乐歌星

内 容 简 介

1987年7月11日，在美国洛杉矶，一场为州长竞选总统而举行的募捐音乐会上，唱片业巨头马库斯垂涎美貌无比的年轻女歌星而闯入其卧室，欲强行无礼。而早已觊觎马库斯亿万财富的美国黑手党党魁之子马克斯韦尔乘机潜入，窃走亿万珠宝，但偶然被人发觉，便持枪闯入歌星的房间，一场生死搏斗由此而惊心动魄地展开……

摇滚乐歌星克里斯出身低微，在生活的漩涡中苦苦挣扎，终于成为红极一时的超级明星，他轻率地与迷恋歌星的少女们乱搞，而他的妻子又与别人勾搭，他的情妇又与他反目为仇，极力拆台，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吸毒成瘾，并在别人挑唆下与他分道扬镳，使他一时陷入困境……

出身富有的拉菲拉是一位美貌绝伦的年轻姑娘，结婚后，她突然发现她的丈夫竟是个同性恋者，她一怒之下去了巴西。在巴西，她爱上了一位相貌英俊的小伙子，当她醉心于甜蜜的柔情并准备与之结婚时，却发现几年来她倾心爱慕的小伙子是一个勾引富有女子的骗子……

黑人歌星博比，被马库斯的妻子所勾引，陷入淫欲网中，当他了解到一些马库斯的罪恶时，却被一伙身分不明的暴徒从高楼上扔了下来……

本书歌颂了真挚的友情和纯真的爱情，揭露了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种种丑恶。情节生动曲折，线索扑朔迷离。

1987年7月11日 星期六

洛 杉 矶

那是洛杉矶的一个完美的万里无云的日子。圣安娜的风驱散了雾气，于是7月11日星期六这一天黎明的时候清新晴朗，尔后变成一种诱人的令人懒散的炎热。

克里斯·菲尼克斯很早就醒来了。那对于他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头天下午从伦敦飞来，径直就上了床。14小时以后，在他那巨大宏伟的贝莱尔邸宅中，他从那张超大的加利福尼亚大床上露出头来，翻过身，发现他的洛杉矶女友西比尔·怀尔德在夜里的什么时候躺在了他的身旁。她没有试图叫醒他，那对于她来说是很幸运的。

西比尔继续睡着，她那19岁的身体很光滑，赤裸着。蜜黄色的长发在她那健康美丽的面孔周围散成了扇形。

西比尔·怀尔德是一个报酬很高、极为暴露的商业模特。还不能完全赶上克里斯蒂·布林克利，但正在向那个方向发展。最近她穿着一件很显露的单件套泳装在《体育画

报》的封面上出现。现在，邀请正在不断涌来，但西比尔接受任何邀请都要听从克里斯的高超的见解。尔他很喜欢有她在家——无论他在不在。

他想叫醒她——说到底，他们已经几个星期没有见面了。尔后他记起了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决定等等再叫。在伦敦和他同居的阿斯特里德从不让他的马达闲着，她从不放过他。

阿斯特里德是服装设计师。他们是4年以前在巴黎认识的，当时他的经理人雇用她为他设计一些皮裤，结果她对她的感觉要远远地超过对那种服装质料的感觉。阿斯特里德28岁，比西比尔大9岁，但是她有金色长发和迷人的身体，加上她是丹麦人，而所有的人都了解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女人。

克里斯一声不响地下了床，走进他那装着暗色镜子的卫生间。幸运的是，在从伦敦来的航班上他保持了节制。这一点起了惊人的作用——他真感到自己像一个人了。他在大理石洗涤槽上的镜子里仔细看着自己，看上去他真像一个人了。

克里斯·菲尼克斯38岁。他长着热切而又冷若冰霜的蓝眼睛，略带灰褐色的稍长的金发微妙地被阳光照出一些条纹（而如果没有阳光的话，一位名叫斯珀德的英国理发师会帮他做出这种样子），他有着放荡的漂亮的容貌。他既不高也不矮，是恰到好处的，令人感到舒服的5英尺10英寸的个子——而且自从进行举重训练以后，他的身体更精悍有力，肌肉更饱满了。几乎不像阿诺德·施瓦策内格——更像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和米克·贾格尔的熔合体了。

克里斯·菲尼克斯是个摇滚乐歌星。的确是个非常著名的摇滚乐歌星。

事实上，有人说，克里斯·菲尼克斯是个摇滚乐方面的传奇人物。

所有那些说法从没使他感到不安。他会作曲、唱歌，并弹奏一手出色的吉它。许多别的家伙也这样。克里斯认为他掌握着现实。他把他的生活用两个极大的邸宅划分开来，他一年能挣千百万元，有7辆汽车，同两位美丽的女性保持着同居关系，那并没有使他在内心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事实上在内心深处他永远是伦敦梅达维尔的那个微不足道的克里斯·皮尔斯。那个现实根本无法逃离：他母亲曾经给别人擦地板，而他的继父是驾驶公共汽车的。

“噢……我的……上帝！你……是……太……性感了！”西比尔光脚走进卫生间，而且缺乏遮盖的不仅是她的脚。“我真的很想念你，克里斯！”她叹了口气，双臂一下子搂住他。

那个疯狂的阿斯特里德在他的思绪中逐渐变得暗淡了，消失了。

“我也想你，小家伙，”他回答说，吻着她那热情诱人的双唇。

他遗憾地把她推开。“免去这件事吧，西卜。你知道那些规矩，而且今天晚上是给马库斯·西特伦本人演出，是私人爵士乐演唱会。”

她偷偷地用双臂搂住他的腰。“就为我来一个私人爵士乐演唱会怎么样？说到底，我正在很有礼貌地请求。而且我保

证一定好好的。”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非常好。”

克里斯根本不可能破坏他的规矩。而且没有人——甚至连美丽的西比尔·怀尔德也不能使他那样做。在演出的日子里，他就像一个走进拳击场的斗士：他需要保持每一盎司宝贵的能量，直到演出完毕。

“过后。”他允诺说，挣脱了她，径直向浴室走去。

西比尔做出了失望的表情。

“我说了，过后，亲爱的，”他重复了一句，做出了一个为众人所熟悉的歪了嘴一笑的样子，走到冰冷的刺骨的水下，抓起一块柠檬皂。

他在胸部打上皂沫，冷水淋浴使他感觉很舒服，充满了活力。

他觉得有精力干任何事情，除了为狗崽子马库斯·西特伦的私人爵士音乐会演出。

克里斯冷冷地想起他是多么憎恨那个势力雄厚的唱片业巨头。但他又不得不听天由命，对参加这场演出毫无办法。为此，他十分烦闷。

无论如何，他都没有办法！

拉菲拉从马库斯·西特伦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中走下来，上了正在停机坪上等待的马库斯·西特伦私人的超长型默西迪斯汽车。她向司机点了一下头，看到没有欢迎委员会的人来接她，松了一口气。

太棒了，她想，在我到达旅馆以前没有人来麻烦我了。

她错了。她刚一坐好，司机就请她拿起汽车上的电话。
“西特伦先生打来了电话，”他恭敬地说。

“谢谢。”她声音冷漠地说。她的一举一动马库斯·西特伦都盯着。就连上厕所他都知道。

“你好，马库斯。”她无精打采地说。

“西特伦先生一会儿就来和您讲话。”他那办事讲究效率的秘书菲比用柔和的语调回答说。

拉菲拉等待着。马库斯喜欢让人们等着，她经常看见他这样做。“锻造性格。”他总是冷冰冰地用带着些他从来也不打算克服的欧洲口音说。

她不安地向前问司机有没有烟。

“我戒烟了。”那司机抱歉地耸耸肩说，“您愿意我停下来给您买一盒吗？”

“不。”她说着力地摇摇头。她也放弃了那个讨厌的习惯，然而此刻她想冒险深深地吸一口来消磨时间。

“是拉菲拉吗？”马库斯的声音。声音轻微，圆润中略带沙哑。

“对，马库斯。”

“你到这儿了。”

我当然到了，你召我来的，是不是？“对。”

“你的旅途舒适吗？”

“非常舒适。”

“好，好。”他清清嗓子。“我在莱米塔奇给你订了一套房间。你一到那儿我就给你打电话。”

对。可能在我走进门那一刻。“好。”她冷冷地说。

“拉菲拉？”

“哎。”

“你不会后悔你做出的决定的。”

噢，但我一定会的，马库斯。我一定会的。

他没有给她选择的余地。她想着，一只手绝望地在长长的黑发中抓着。她深深叹了口气，无力地向后靠在那舒服的皮座上。

拉菲拉。她以自己的名字而闻名。

她唱歌的时候，声音能激起魔力，在狂热的夜晚和乌烟瘴气的夜总会。因为她并不是歌唱少女和初恋，而是冒险地回到了比利·霍利迪的领域，唱起了感伤的民歌。在27岁的年龄，她很了解那些感伤的民歌。

拉菲拉是个异乎寻常的美人。长着绿眼睛、轮廓突出的颧骨和一张肉感的大嘴，深橄榄色的皮肤。她的黑发汇成一片，垂到她的腰部，直直的，亮闪闪的。她长得纤细，不大能激起人的情欲——但她那穿着肥大的男式套装和薄皱外衣的身体还是挺棒的。

拉菲拉蓦地升到了顶峰。18个月以前还没有人听说过她呢，现在却是个明星了。像一颗光辉灿烂的流星疾驰在世界上每份唱片目录的最前列。她原以为成为明星会带给她自由——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事。明星生涯给她带来了马库斯·西特伦。而她对他的憎恨，使她心中仿佛燃烧着烈火。

“博比·蒙代拉，你知道别人多么爱你吗？”坐在一张圆形大写字台边上的那个漂亮的黑人妇女用爱怜的音调低声吟唱着。她叫萨拉。

博比正坐在写字台旁一张舒适的皮椅里，他伸出手去抚摸：“告诉我，姑娘，告诉我好事。”

博比·蒙代拉真可以说是给予了“漂亮”这个词以新的意义。他30多岁，长得挺高，超过6英尺。皮肤黝黑呈巧克力色。一头乌黑的卷发，还有一个很棒的身体。

“我会做得比你要求的更好，宝贝儿。”萨拉热情地说。从写字台上随意抓起一摞剪报。“我要给你读一些关于《生气勃勃的蒙代拉》的评论。我们正在谈论精力……充沛……的人！”

博比伸手抓住墨镜，把它摘了，又戴上。他一天不知要反复多少次这个动作，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接受他已经双目失明这个事实。

“对。精力……充沛……的人！”萨拉激动地重复说。

“我了解那些评论，”博比耐心地说，“到现在5个星期了，那套唱片一直是精华中的第一号。”

“6个，”萨拉实事求是地纠正说。“整整6个星期，而且仍然很优秀。”她停下来喘息一下。“噢，当然，蒙代拉先生，我知道电视节目开始时插播的有关介绍演员的那些令人醉心的话，你都听见了。还有《滚石》上的话，更不要说《洛杉矶时报》，《爵士乐与精华》和……”

“发生什么事了？”博比插话说，“你为什么直截了当，

省我的事呢？”

“正在发生的事是，”萨拉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说，“在全国，在我们称为美国的这片伟大的土地上……”

“住口吧，姑娘。”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着：“在每一个小乡镇——他们都在爱你，宝贝儿，我的意思是在爱你。”她得意洋洋地停顿了一下，翻动着那摞剪报。“想让我给你读一些这类东西吗？”

“当然。”他漫不经心地说，不愿意显出太热心的样子。然而想对萨拉隐藏任何东西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她太了解他了。

“宾夕法尼亚州，里奇维，”她朗声地读道。“博比·蒙代拉是精华中的精华。买《生气勃勃的蒙代拉》是一件要认真对待的事，因为博比·蒙代拉抒情歌曲中比任何人都注入了更多的意义。”她停了一下，尔后说：“你喜欢吗？”

“不坏。”

“嘿——听听这自负的先生！”

“把你的漂亮屁股坐到这儿来，我想玩篮球。”

“请你住手，”她申斥说。“这儿还有一个。《德卢斯先驱报》。博比·M的复出有利于过去10年中最精华的那套唱片的问世。自他发生不幸的悲剧以后，蒙代拉魔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了。”

萨拉用甜美的低低的声音说下去——在赞美之上堆积赞美，真是好上加好。

博比仔细地听着，禁不住被这些夸张的赞美搞得很高

兴。能成为第一号人物当然很好，实在好。特别是在所有的人已经把他排斥在外，说他完蛋了，并把他当作一个过时的人物注销了之后。

所有的人。

除了萨拉。

还有马库斯·西特伦。去他妈的吧。

博比感到那种仇恨像一片讨厌的乌云笼罩了他。他恨那个人，而且是有正当原因的。但他不得不承认，马库斯·西特伦是唯一一个给了他复出的机会的人。他复出了，而且是很强有力地复出了。

“够了，萨拉，”他轻声打断了她。“我想在今天晚上以前休息一下。”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同意在这无聊的资金筹措会演出。”她抱怨说，“马库斯·西特伦和他的阔朋友们不配受到你这种人的款待。特别是从那次事故以后你第一次露面。”

怎么每一个人——包括萨拉——都把他的失明称为一次事故呢？那不是事故，他妈的。那是一次犯罪。总有一天他要把有罪的人找出来。

“那是为了一件有趣的大事。”他简慢地说。

“她的大事，”萨拉轻蔑地笑着说，挽住他的胳膊，领着他向他的卧室走去。

她的大事。自从那件事发生后，博比就没有再见过她。他也没有从那个冷酷的淫妇那儿听见过一个字。

诺瓦·西特伦，马库斯·西特伦的妻子。想到和她在一

起，既使他激动，又使他厌恶。他不知道她做什么……说什么……

噢，基督。不要告诉我，我仍然受人牵制，他想。我不能。我绝不能……

萨拉好像感觉到他在想另一个女人，因而后退了。她的声音也变得尖利而有一股公事公办的味道了。“3点钟那辆汽车就到。我什么时候叫醒你？”

“一点半吧。”他伸出手摸摸她光滑的面颊。“而且我要吃一个花样配菜齐全的熏猪肉三明治。好吗？”

“我不是你的常任厨师。”她严厉地说。

“我知道，宝贝儿。但是没有一个人……就像我的意思一样，没有一个人……比你做熏猪肉三明治做得更好。”

她发出了一下乐天知命的深深的叹息，意识到，她会为博比·蒙代拉做任何事情，而他也知道这一点，无论他对这些是否感激。

博比独自走开，上了床，脱衣躺了下来。

诺瓦·西特伦。既然他已经开始了就无法不去想她。

他摘下墨镜，绝望而消沉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再看见她了。

诺瓦·西伦特无法决定那天晚上戴哪一件首饰更好。那套亨利·温斯顿的绿宝石首饰很迷人，很绿，也很富丽。戴上这套首饰，她的脖子周围便是许多钻石环绕着一颗大宝石。还有配套的耳环，令人惊羡的戒指和出色的手镯。但是

2月间她已经戴着这套首饰出席过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尼恩 / 科恩 / 莫斯 / 的情人节晚会，还出席了欧文和玛丽的奥斯卡盛会。在一年中戴两次就足够了。于是她排除了那些绿宝石，拿起了那些卡蒂尔红宝石首饰。

啊，这样好看的亮闪闪的华丽的东西，对于她今晚上的角色来说，显得有点儿太活泼放纵了。

她毫不犹豫决定用那套新的钻石项链、手镯和耳环。毫无疑问，在今天这个晚会上，只有这令人眼花缭乱的钻石才能使她那向上卷起的发白色的金发和她准备穿的加拉诺斯时装更加完满。这套首饰对于夏日海滨的普通晚会是十分合适的。

诺瓦·西特伦把这个晚会看成是夏日海滨的普通晚会，这和其余的人的想法是很不同的。诺瓦和她丈夫马库斯一年有部分时间住在诺瓦罗恩，那是位于可以俯瞰太平洋的高高的陡岸上的占地 25 英亩的出色的庄园，离马利布几英里远。这个庄园有两个分开的邸宅——一个是特别为客人们准备的。这儿修建了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规格的游泳池，3 个南北走向的网球场，一个录音棚，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和一个奢华的电影院，和为他们那些昂贵的阿拉伯马盖的马厩，还有停放马库斯收集的修复得毫无瑕疵的古董汽车的车库。

他们称这儿为周末聚会的地点。只是在这个特别的周末，有一点儿超乎往日聚会的事将要发生。诺瓦和马库斯要为杰克·海兰州长主持一个资金筹措会。有 50 对夫妇参

加。每一对参加者都要为获得出席的特权交付 10 万美元。他们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由诺瓦进行选择，条件是苛刻无情的，入场券是很难搞到的。这个消息一传出去，所有的人都吵嚷着愿意放弃他们的金钱。说到底，是因为那些所谓的知情人感到，海兰州长肯定会成为下届总统。

诺瓦对于她最后选定的客人名单感到高兴，这些人都是精华中的精华，都是最有钱的，最有势的，最有才智的，和最有名声的人。她并不想要太多的好莱坞的人——她的愿望主要是吸引真正有权势的人，只散布一点稀有的星尘。而她成功了。他们正从全世界飞来。

她为她的宾客们安排的晚会是惊人的。正餐在露天举办，极为时髦的莉莲餐馆承办了 5 道菜。随后便举行一个令人惊奇的音乐会，有举世闻名的 3 个最大的录音歌星在音乐会上露面。那个传奇人物克里斯·菲尼克斯，那个复出者博比·蒙代拉，还有那个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拉菲拉。

一个晚上，为海兰州长即将到来的竞选集资 500 万元，是在无声拍卖和抽彩售货之前。抽彩售货是买主花 1,000 美元先买一张票，谁都有可能赢得一箱上等香槟到一辆默西迪斯双座小轿车的奖品。

她把那明灿灿的钻石项链在喉咙处扣住。首饰用过之后还得是完美无缺的，她不能不小心地把它放回到有丝绒衬里的首饰盒里。说到底，她是颇有名气的首饰收集家。

诺瓦·西特伦是一个 40 岁出头的漂亮女人，晒得微黑的皮肤，好看的五官，还有使人入迷的紫色眼睛。诺瓦的眼

神能使男人们失魂落魄。他们才是她最大的财产。她并不美，但是很诱人，身体纤细得像患了厌食症的人，但对她来说又很适度，使她能穿上衣服显得很美妙。

“对不起，西特伦太太。”她的私人助手诺顿·圣约翰谨慎地走进房间。“西特伦先生想和您讲话。他在您的专用线路上。”

“是吗？”一时，她想告诉诺顿：通知马库斯，让他滚蛋。那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想法，但她想起了一个更好的主意。马库斯·西特伦是她不断爬上顶层的一架梯子，尽管她很讨厌他。她已经开始步入这整个的行程了。

斯皮德喜欢钱。只有一个隐伏的困难，因为看上去钱并不喜欢他。他赌马赢了钱，一个大乳房的女人就会把钱从他那儿都拿走。他在拉斯维加斯赌赢了。突然间一两个从事娱乐业的姑娘就会加进来，那就全完了。在他从事合法的工作的时候——那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在他得到第一笔薪金后几小时之内，他前妻的律师就找他了。伴随着他和他那反复无常的运气的是什么呢？他真是无法弄清楚。

有一天，他偶然和一个名叫乔治·史密斯的服装讲究的人相识，从此斯皮德终于明白，他的命运终于要出现转折点了。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从天而降，而乔治·史密斯想要他干。因为，他是整个南加利福尼亚最好的、最奇特的司机，这一点人人都没有忘记。

自从第一次见面以后他们又见过几次。今天是盟军在诺

曼底登陆纪念日，斯皮德确切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

他小心地穿着他从一个好莱坞的服装师那儿租来的灰色的司机制服，他对着他那一间一套的寓所门厅的长镜，欣赏着自己的形象。

这么说他不很高。真是奇怪，他也不是达斯汀·霍夫曼。

这么说发线正在向后缩。真是奇怪，伯特·雷诺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么说他有一个好奇的搜索者的特征。阿尔·帕奇诺是一个颇受崇拜的演员吗？

斯皮特实在是个使女人一见钟情的男子。当他有钱来为他那想象出的魅力做后盾的时候，他对女人可真是敢作敢为的人。所有的女人，除了他的前妻——一个长着淡金黄色头发的脱衣舞女郎，她的乳房可以让男人心醉神迷，可她的唠唠叨叨却能要了一个男人的命。

斯皮德认为那套制服穿在自己身上显得很时髦——他欣赏了好一会儿，而后转身去干别的事情。在晚上的那场把戏上演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他满意地向自己点点头。这是他有生以来一直在等待的重大机会，他决不会使那个希望落空。

维基·福克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踢那个正咧开嘴笑的傻瓜保安总管的睾丸。男人们都是为了性，他们为得到女性而努力作各种表演。

一时，维基想到了马克斯韦尔·西西里——现在他是一个例外。当然，如果他想到我了解了他的真正身分，他会泄劲儿的，他究竟知不知道他在和谁打交道呢？他认为我是一个长着大奶头的笨蛋吗？噢，不。当我维基·福克斯被卷进一场把戏中时，我知道那都是怎么回事。

乔治·史密斯，我的傻瓜。当他和她初次联系时她想。没有花多长时间她就搞清了他的真实姓名。不论要发现什么事情，维基从不需要花很长时间。

“你们都戴乳罩吗，宝贝儿？”那个肌肉发达的男人眼球突出，斜着眼看着她。

激动吧你，坏家伙。她心想，真是个白痴！

现在，她老练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女仆，这模样是最糟的模样了。她鲜红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面包卷。脸上没怎么化妆。把她那能激起人情感的身体大都掩藏在了一件棕色斜纹布的女仆制服下面。

“别这么爱管闲事，汤姆，”她申斥说，卖弄风骚地向他忽闪忽闪眼睑，忘记自己并没有戴上弯曲的假睫毛。“这不关你的事，大小伙子。”

汤姆是西特伦海滨大庄园的保安总管。维基在那儿只干了6个星期，他已经迫切地想把她搞到手。

“我的确想搞清楚。”他流着口水说。

“嗯……”她提示性地舔舔嘴唇，轻轻蹭了一下他的身体。“你回头要干什么？”

这个问题使他们两人都大笑起来。一会就要召开那个盛